H. H. MU
CHINESE LIBRARY

祭畿内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

文極醇正耀德不觀兵為主腦終篇反覆不過此意歷敘后稷以及武王載述邦制以及征伐末以犬戎之效頑实之數陳曲至

史品赤函卷之二

春秋外傳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不示兵威夫兵戢聚而時動動則威民畏觀則玩續玩則無震懼是故周文公旦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勉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大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兵械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之鄉方也以文礼法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敘后稷之德
不窋之德
武王之德
商紂不德
以前許多議論只用先王非務武也兩句斂住照上耀德不觀兵看非務武即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棄為舜后稷不窋繼之于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棄之子）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閒（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遷邠）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繼）修其緒（事）修其訓典（教法）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大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句法奇）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周制九服甸服在侯服外曰邦內若商制并王畿為五服祭公蓋以古名言也周禮以蠻服為要服亦足以相況）邦外侯服（方五百里）

不觀兵蓋謂勤恤民隱即耀德之謂兩相喚應只倒一文法

敘先王之制

敘先王之訓

修意修言段是政事刑不祭段是將征伐之名刑罰之辟段方

侯衛賓服。（總言之也。侯甸男采衛九五圻，圻各五百，服常以服貢賓於王。）蠻夷要服，（衛圻之外曰蠻圻，夫王城三千五百里；夷圻去王城四千里。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之。）戎翟荒服。（去王城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藩圻，在九州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周禮侯圻一歲一見，甸圻二歲一見，男圻三歲一見，采圻四歲一見，衛圻五歲一見，其見也各以所貢供祭祀燕享之用，如犧牲絲枲尊彝玄纁之屬，不在常貢之數。）要服者貢，（要服六歲一見，因朝而貢。）荒服者王。（九州外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珤為贄。蓋夷鎮蕃三服無朝貢之歲，惟朝嗣王及其即位一來見耳。）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月祀，（祀於曾高。）時享，（享於二祧。）歲貢，（貢於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即上注朝嗣王及即位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無貢以助祭。）則修意，（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

是征伐最後説又不至則增修始終是不觀兵之意

舉先王之訓見不可伐有以禦我見不能伐皆極諫也

白狼白鹿犬戎所貢穆王責之戎以非礼暴兵露師傷威毀信以荒服者不至

之名歸有不王則修德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已上五者
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明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
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
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
伯仕犬戎之二君之終也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嗣子以貴琮來見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
而王幾頓乎危敗吾聞夫犬戎樹惇立性淳朴能帥舊德而守終
純固循舊德奉常職以終其身天性專一不聽穆王之責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

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韋昭謂日上食于祖考月祀曾高時享二祧歲貢壇墠
於祭法略相表裏與周禮殊不合漢法日祭于寢月祭
于廟時祭於便殿亦類此竊恐歲貢不專指祭言覲下
文終王可見

衛巫衛國之巫監察也以巫有神灵有謗必知之厲王怒謗已非至使衛巫監謗而以生殺之權寄之于巫祝之口則將何所不至哉

使字直貫至斟酌焉止天子听政一段自是正理而首以川辟

召虎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又可防而口尤甚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通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無目曰瞽獻典。樂典史獻書。師箴。少師剌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瞭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主弦歌風誦百工諫。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卑賤不得達傳以語王近臣盡規。騶僕之屬盡其規計以告王

之后以山川原隰衍沃辟之各極旨趣

從善而備敗即子產所謂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之意

与上國人莫敢言相照應見王之監謗適自取禍耳

親戚補察。（補過察政）瞽史教誨。（太師太史掌陰陽禮法之書以教誨）耆艾修之。（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隰曰濕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乱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晋地）

防川之論切至子產不毀鄉校意亦如此

桓公娶于齊而莊彭生之禍何其辱也莊公復娶于齊而欲丹刻桓廟以夸之豈于取咲齊人匠師惓惓以令聞令德為言不識優旃之滑稽如云好名声何在而丹刻為

匠師慶諫丹楹之後

國語

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桷榱頭也嚴公娶于齊嘗見于廟故丹柱刻榱以夸之工師而有此諫視後身鄙丞輔至漠故為之當何如者

嚴公即蒙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將逆夫人姜氏匠師慶御孫為掌匠大夫慶其名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若湯武周公太公遺後人之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觀成敗以為戒故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解怠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遺也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按内傳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詞亦簡而盡

不能令句卻是呈言安有君欲伐臣而借兵也國者言借楚伐亦勝不可不勝亦不可故不如予之甚得規爭之權醉醒二句俞適秦甚當令入漁然自澤也按醉而起醒而書舊註以為指公欲伐魯言也

欒榮諫伐季氏

襄公如楚。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魯邑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氏專魯國欒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而既之是為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固守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攘卻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

余直以為指季武子耳蓋言鳳雖有過不敢不改以事君其敢於襲卞也特如醉醒喜怒之無常耳何足為傷害乎此說較順其質之知者

予之。以下予武子鳳之事君也不敢不悛。筌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欲伐魯若入醉而怒令止若醒而喜也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按襄公不能令其臣而欲借楚以威之吾悲其為君季武子不能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敢於襲卞而不顧吾悲其為臣棄成伯曰不能令於國而恃魯侯其誰暱之是太阿之倒持者也吾又為世道悲矣

見叙事豈為下單子議論之綱下面辨駁方有來歷此亦一章法

陳國滅亡之故一披如畫

民事不治正以築臺夏氏之故且不獨不知有民事也王使臨誘亦墨墨不知留賓弗見并不

單子知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火星晨見於辰道茀不可行也草穢塞路為茀侯不在疆侯人掌送迎者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澤不陂障川不梁渠梁野有庾積露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蓺時也言其穢必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膳夫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里宰掌授客館國無寄寓旅羇無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徵舒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淫夏姬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知有天王不亡荷待

此一段中亦許多議論許多質証豐贍流利文字富者

句法鮮整可愛

此段言其不修理橋梁道路而以廢先王之教罪之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謂寒露後五日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後十日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謂建戌之中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星也謂霜降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月令之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告民曰。收而場功。使修囷倉偫。而畚梮。偫具也畚盛土器梮舁土器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

此段言其妨民時而以棄先王之法制罪之

此段言其不知待賓客而以蔑先王之官罪之

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以舟為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放牧之地疆境也有寓望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林積木池積水所以禦災也兵飢曰災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言常用也野無奧草皆墾辟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執事有次縣有序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厲民自奉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有之曰敵國賓至相等之國關尹以告司關者

即單襄之論以視先王制法供賓何等詳悉周至曲体人情而陳侯百廢未有一舉宜其亡耳

句法奇

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小行人）候人為導。（迎送）卿出郊勞。（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掃除門庭）宗祝執祀。（賓有事於廟則宗伯太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客所）司徒具徒。（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司寇詰姦。（防剽掠）虞人入材。（掌山澤者）甸人積薪。（掌薪蒸者）火師監燎。（照庭火燭）水師監濯。（盥洗）膳宰致饔。（熟食）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朝單子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奉君命過陳）而

此段言其瀆姓簡彝而以犯先王之令罪之只此一端便足亡國

此篇文甚齊整凡四大段而至此又總括之

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文武之教）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亦嬀姓）陳我大姬之後也（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晉楚）而無此四者（教制官令）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按單子知陳必亡獨不知周之弱祚亦岌岌也抑無乃借陳以為儆而曰廢先王之教棄先王之法蓋亦指周王之不恤民事徵寓規箴耳試体味之自見

里革之正諫宣公之听言師存之啟沃敘述流動

月令冬季始漁乃嘗魚先荐寢廟唐云孟春誤矣

三於是乎具見古人順時有節之意曰助曰畜曰蕃只是不貪

里革斷罟匡君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漬罟於泗水以取魚 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季冬大寒之後 土蟄發。孟春蟄虫始震 水虞漁師掌川澤之禁令者於是乎講罛罶。講習也罛魚網罶魚笱也 取名魚。大魚 登川禽。鼈蜃之屬 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先薦寢廟故令國人取之 助宣氣也。助宣陽氣 鳥獸孕。水蟲成。春時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者於是乎禁罝羅。罝兔罟羅鳥罟 矠魚鼈以為夏槁。矠擉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擉刺魚鼈以為夏儲 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長魚鼈助生物也 鳥獸成。水蟲孕。夏時 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 設穽鄂。鄂柞格所以誤獸也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

止与貪無藝反櫱即萌櫱之櫱槎字伐字長字翼字含字々法皆奇

師存一言猶有成周工箴瞽諫氣象不忘与無忘自相喚應

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槎斫也以株生曰櫱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鮞魚未成者獸長麑麌鹿子曰麑麋子曰麌鳥翼鷇卵生哺曰鷇未孚曰卵蟲舍蚳蝝蚳螘子蝝蝮蜪皆可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別于雄而懷子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藏所斷之罟使吾無忘諗諗音審告也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師存侍樂師名存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此與匠慶諫丹楹同是工匠中奇品而師存

勞之一字乃敬姜主論本意看他許多議論只一勞字括盡人情好逸惡勞敬姜乃獨為此語至引聖王処民沃土瘠土勞逸善惡足為萬世經典

敬姜教子一勞 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康子位尊又大宗故云）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聞道）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服五采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為天子與公卿同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日中考政

天子勤勞四個
而後即安文法
整

諸侯勤勞

卿大夫勤勞

士勤勞

庶人勤勞

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禮夕月以秋分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矣故云少采載天文也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此因夕月而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習）夕而習復。（覆）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皆先公後私之象）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

又舉后夫人及卿大夫士庶之妻之勤勞以明己之績不為過亦所以教文伯

到此從將勞字提醒蓋亦叮寧諄復意也勤婦之職啟子之教守古之訓先先之德故仲尼就篇中摘個淫字而以不淫許之

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紘紘綖皆冠之飾）卿之內子為大帶（內子卿之嫡妻大帶緇帶）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春分祭社藝農桑）蒸而獻功（冬祭而烝獻五穀布帛之功）男女效績（功）愆則有辟（罪）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大夫）朝夕處事（處身於作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汝）朝夕修（儆）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

婦不淫矣

羅大經曰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註謂每日入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讀敬姜之辞可以鏡矣

左傳述鮑之薦語云夷吾之才治于高傒相可也其詞大畧故不錄而錄此

夫字指管仲猶言此人也為其君為子糾也夫猶是言仲他日報公猶今日報糾

管仲相桓霸業

國語

先桓公以襄公之亂奔莒鮑叔牙奉公復國

桓公自莒還以鮑叔牙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管夷吾乎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于死濱近也對曰夫為其君動也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曰若何對曰請諸魯公曰施伯施伯魯大夫施父之子魯謀臣也知吾將用之必不予

隨有季梁魯有施伯皆謀臣之魁歆為敵國所忌

呂覽云被以灌火爨以犧猳即此三爨三浴時

管仲伯業只此定民之居三語括盡

管仲伯功只此一戰師服一語括盡以下就事

我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臣。不奉法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公以鮑叔之言請諸魯。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齊必長為魯國憂。殺而以其屍授之。魯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於是魯使束縛以予齊。比至三爨三浴。公親迎之于郊而坐問之。管仲告之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為之作內政。而寄軍令。為事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即經理士農工商之事也內政國政也因政治以寄軍令于是桓公欲從事于諸侯。東南多有淫亂者。一戰師服三十一國。三十國萊莒徐夷等也遂南伐楚。踰方

桓功之大者一
桓功之大者二
伯功之大者三
伯功之大者四
此段亦已見內傳

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山戎今鮮卑也。刜擊也。令支戎之邑也。孤竹亦邑名。）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西征攘白翟之地。方舟設泭。（泭編木也。）乘桴濟河。至于石沈。（晉地名。）縣車束馬。踰太行。（山名。）服流沙。（南吳地。）南城周。（成王城也。）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屬亦會也。）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纍所以藏甲。翳所以蔽兵。）弢無弓。（弢弓衣也。）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伯舅老。

伯功之大者五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言于管仲管仲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下拜登受

篇中見桓公英主氣槩管子謀士風畧雖霸圖哉令人壯心欲往

此篇節全文處最便學者覽

按管子春秋云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言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民

州處猶言族居也即群聚之意閒燕管注謂學校之處閒靜無譁可以審謀議者

此定士之居

管仲定四民之居

國語

仲教桓以墫本肇末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故桓問而仲荅云

桓公問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哤亂也）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對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聚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以士之子恒

工苦即所謂良楛管子書作功苦功謂堅美苦即濫惡

再定工之居

此定商之居

知物價也管子書作相陳以知賈

為士◎今夫工群聚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工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比是比其善惡也協是協其剛柔也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以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群聚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于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

定農之居

管子書作耒耜穀芨註云穀芨小于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芨奇匝叙農徃詳賍盖重農事也管子書于農徃加數語云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以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群聚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芟拂田器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菒枯草也冬月即擊去其枯草修除其田以待春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耰摩平也）時雨既降。挾其槍刈耨鎛。（槍椿也刈鐮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笠也）身衣襏襫。（蓑衣）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以農之子恒為農。

嘗聞善經國者必先整頓其民。管子之論四民也。總是

粟以仕則多賢
莊以聖王敬畏
[illegible]注云以農
[illegible]故粟又秀
[illegible]爲故聖王
[illegible]畏而戚近
之

欲業成于專一之意即王道亦不外此厥後教大成定三葦隱五及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爲文事勝矣君子謂桓之霸近王以此

此段文章井井條條最易讀易曉

此篇前後輝映開合俱妙

凡八用不可使字喻質若不善教將不入亦只論理如此未必是說讙不可教

昔者太任以下正中明質將善而賢良贊之二句意

胥臣論傳讙　　國語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讙也。（文公子襄公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籧篨（傴人）不可使俛。戚施（僂人）不可使仰。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侏儒（短人）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為聾生而聾曰聵）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邪性）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之善）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也）少溲于豕牢。（小溲小便豕牢廁也）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言生之易）

在母不憂十句是質將善也而以詩証之

于是乎用七句是賢良贊之則深可挨也亦以詩証之故曰文王非專教誨之力

非專教誨之力二句自有斟酌

文王在母不憂（在母娠時躰不變故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奉事王季使不加怒）孝友二虢（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管叔初亦為蔡故云）刑於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于諸弟（親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即伯達等八士）而咨於二虢（詢咨度皆謀也）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适）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蔡公原公辛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四公也）安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惠順宗公大臣恫痛也文王為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周躰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何為）

褒貶是若有遺質教將不入之意

大意言体質可材用者則用之供雜役不可裁用者則姑置之不專指以実爲土也然文法長短錯綜不整齊中却整齊妙甚

無益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蘧篨至僮昏八者對曰。官師之所材也。裁用戚施、直、鎛。主擊鍾蘧篨、蒙璆。不能俛故使戴玉磬侏儒、扶盧。緣矛戟之秘以為戲矇瞍、修、瞽、聽專故使審樂聾、聵、司火。視審故使主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無用之人投之荒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成濟者能而通利之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而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論教世子而舉瘯病之質以槩善良似非所以為訓或亦因陽處父非可傳之人乎然謂必先有善質而後教

可施世有數文王哉予不敢終然於胥臣之言但其前後敘八疾處顛倒錯綜文法大整文機大圓最妙

又

又

前提頭中改証到末又歸结文子身上以实前之賀意正文之有照應者

首段言栾書貧故免于难是事之可知者

次段言栾黶侈泰宜及於难而賴先德以免是事之不可知者

三段言栾盈不侈泰宜免于難而反離桓之罪

叔向賀韓宣子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其賻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栾書為晉上卿而反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官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聞也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免弑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桓子栾書之子黶也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玩法而縱其欲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

以亡是又事之
不可知者
四段又言郤至
以富侈滅亡見
得事雖不可知
而实可知此定
理也
末归结趙宣子
身上明所以賀
貧之意

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其
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奢泰于國其身尸
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犨又有
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
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
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
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
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生萬為韓之祖
慶弔無門惟人所召讀叔向賀宣子之言蓋信

省書戒詞
荀庚贊詞
范燮戒詞

文子冠見諸大夫

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欒書也 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先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荀庚也 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范文子范燮也 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不足即不賢 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於是乎使工誦諫于側在列者献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兜惑也風采也臚傳也 辨妖祥於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

句古

鄭錡贊詞

韓厥戒詞

知罃戒詞

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疾惡也見郤駒伯。駒伯郤錡也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韓厥也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各以物各以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糞除掃潔也見知武子。知武子荀罃也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老為大夫言未得進卿也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成子趙衰也宣子趙盾也皆趙文子祖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

郤犨戒詞

郤至戒詞

張老斷詞

騤以禮往賀也

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苦成郤犨也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郤至也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張孟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先主指成宣也覆露子也

諸子之言張老斷盡矣擅予著敵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張老之言每切而神遠故附記于此

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讀吳季子觀樂篇及趙文子冠見篇須看其每段文法變化之妙

毋化而亡小化
而大人之化也
奚啻于物若以
形身為化者昧
化理者也
敉哀字只因他
說個哀字指出
古今至言流來
勞燔留孚之家
心化為鳥有豈
不是化

竇犨論人化　國語

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蜃音甚。小曰蛤，大曰蜃。）蚌類黿鼉鱉魚莫不能化。（化於鮀成鱉黿，石首成鼉之類也。）唯人不能。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賢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牷。二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宗庿今反放逐畎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按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語有意味叔向曰欒郤胥原

猻續降在皂隸亦此意

䅗羅景綸曰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令市薪六百劵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不如此卒者多矣安知人化之不常也

尹鐸之增壘培盡以自偷而無正思樂思難之言直發明尹鐸所未發尤有意味
此二段序簡子先世憂患所以成德孝德恭德武德溫德四德字波瀾

郵無正論壘培

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壘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壁也 壘墍西培 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 為之請 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 武 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趙朔妻莊姬姬淫于趙嬰嬰兄趙同趙括故之姬譖同括景公殺之武從其母畜于公宮 有孝德以出在公族 為大夫 有恭德以升在位 為卿 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 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 基始也始更修之於身以

前面數個師保字皆以明委土亦可為師保之意

此段言簡子安樂所以罹難

此言尹鐸增壘之意讀此有發醒處

此言尹鐸無可殺之罪

親字與怒字暗應賞字與殺字暗應亦是粧點

簡子能從諫處

能渡其

及景子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先業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使其子就學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以繼趙為卿成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言設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亦免難

只是委土可以為師保一句生出許多說話

歸有光曰丹因靈王之稱一美遂以美字極言之絶好文字反正論疏意自互發

彤謂丹雘鏤謂刻桷

韓諍臣論內數問字亦此周秦之文在後世為卅頭

伍舉諫築章華臺

國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築臺于章華之地）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以賢受寵）安民以為樂（以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德）致遠以為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鄭子駟也）問誰贊

此段錯綜用欵爲字却似美姝子嬌羞態狀。嫵媚

吳王以臺為美而伍舉以修德為美議論反衆開導百端可謂

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楚卿薳子也）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盛容也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自觀則美德則否也）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

此又舉先王之為臺榭与上楚先君一段照着

此段文法凡屢轉屢變先用故字一轉次用數其字再轉又次用數之字三轉引詩為証亦有

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氛吉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其足以臨見之而已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而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取不害穀城守之木。於是乎

數個之字何等湊巧天然

主慎中曰仍用一美字收煞幾倍精神

用之（取其餘）官寮之暇於是乎偏之（不廢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不妨農）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氣祥而避災害諱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者）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

此篇近似漢人文字亦不類周秦語但一種淵湃鏜鎝之聲亦自可人此疏一陳輦華頹美華林艮嶽不鑒于此豈其臣無伍舉哉

此篇文字須看首一用後又以用字収中間援引皆是然用者

鬼中殤宮蓋托言鬼神已告我了

默字不言字便是不敢淫逸即然用言的根基

子張諫靈王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白公楚大夫字子張王患之謂史老史老字子亹亦楚臣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天死曰殤鬼中殤宮謂致之死地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聳敬也至於神明自河徂亳三年默以思道思道思人君之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擬夢中之象以

主意在用字而曰若字作波瀾

前是叙事此下是論斷猶字既字皆形容他一段聖不自聖之心求言使諫之意

廣求資補得傳說以來升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爾作礪若津用爾作舟若旱用爾作霖雨啟乃心沃乃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眩憒亂也若跣不視地跣徒步也厥足用傷夫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疾也猶自謂未入故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旁求聖人既得聖為輔猶恐荒失遺忘使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謗輿人誦遠臣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有畿田以屬諸侯百里

不敢淫逸亦是用言的根基其閒誘閒誦閒誥正是用言處此段說言不可不听以見用之実難已之易矣語近滑稽然実是因寘之於耳一語故以此言隐諷之填塞耳之王也

為同千里為畿言不止淂同而且至淂畿屬諸侯會諸侯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言以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憖猶頭也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也蒲之犀犨兕象其可盡乎犛亦牛也犀犨兕象四獸之角皆可以為瑱以塞耳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趋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史老鬼殤之言是以君為戲乎至于引商高宗引桓文歷歷可味而末犀犨兕象一語亦似近戲靈之乾谿也

自取之也

此篇見藍君善觀人成敗歎思守安頃有趣

此論闔閭能修德所以能勝子西之戰

藍尹亹勸子西修德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嘆，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謂夫差甚謂德政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病聞一善若驚，應接恐後之狀得一士若賞，若受賞有過必悛，改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

此論夫差不能增修德政以嗣乃父而知其終亡又收

成戰勝　今吾聞夫差好羅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驕鄭諫
之志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
爲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子思政德句是綱領與篇末修德待吳句照看厥後夫差爲越所滅藍尹之言乃驗

幾何當是問價值幾何註未必是

首言二善人之寶次言財物器用之寶但把器用與善人並說尚只是楚人

按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史遷貨殖傳云

王孫圉論楚寶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其佩玉以相禮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 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 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 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也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敘次也物事也 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 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痛疾也 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之可居曰洲徒其名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皮革鮑木輸會也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

只露此一句後正論六宝以見白珩之不足貴

按老子云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這宝字与

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鞮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旄毛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賦書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尊行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美之物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

下數寶字全意

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說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按楊東山云昔其倅五羊時曹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其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此與王孫圉論楚寶之意畧相似皆能令人魂消

猛識智士哉曰勝未可成則知人事曰天若棄吳必許吾成則又知天道矣該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又以為當知天

若言吳甲兵之強而勝不可必次言謀必甚乃成當卑辭以嘗之

此正欲以行成

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於携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携李也越逆之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自楚奔吳華登自宋奔吳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捍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箸決拾而放之勝未可成。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猶聞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于

卜天意吳独不思我之君臣所謀土地所產甲兵所聚豈肯其心于吳者美言鴻每何不悟也

狀越之行成其尊之也曰天王曰大賜曰大德曰骸姓于王宮曰隨諸御曰王府其自卑也曰鄙曰草鄙之人

（吳必喜）吳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也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謂傷闔廬也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

曰殘伐越國曰征諸侯之礼曰封殖越國故盍于曰句踐智者也爲能以小事大夫惟事大故能保國

夫郢故善辞而以曰狐埋之狐搰之雖曰喻也不數于侮乎善乎莊生曰子能得珠必遭其睡

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也以重得罪于下執事謂報見侵也句踐用師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晉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

也。使驪龍而寤子爲虀粉矣。吾是以嘆夫差之愚

申胥識透越王心事，惜吳王不听耳

條悉利害，讀之令千古動色。而夫差扭于一戰之功，恨而不從，豈非天以吳授越乎

於天下。封殖以草木諭也壅本曰封殖立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吳王欲許越成故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成，吾又何求。若其不成。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

及吾猶可以戰一句說得凜凜然何不醒

旣使郢行成又便郢辭盟方言而卽背之又何有于異日申胥所謂玩吳國于股掌之上者此其徵矣

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音毁）弗摧（音催）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隆盛也奚何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按句踐謀所以退吳者大夫種進曰君王旣棲於會稽

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
之言何後之有卒之句踐卧薪嘗膽二十年遂以沼吳
夫孰非以困辱越成之哉然則吳之辱越乃其自辱也

又開此三項議論看后面一一分剖

最妙在天時不作四句下方破他逆天時拂人事

只是將上面先為人客創為之始二句意而反覆申明之使其

句踐聽范蠡謀吳

國語

越王句踐初即位，欲伐吳。范蠡諫曰：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法天），定傾者與人（取人心），節事者與地（法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聖人隨時以行，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作起也，客應也）。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逆於天而不和于人，將妨國家。王弗聽。范蠡進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

又申前意

先說与人一段

言士之女嫁于士大夫之女嫁于大夫

前猶是以士女賂此則身請為

者人之所卒也。始于伐人　人卒害之　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弗聽。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會稽。召范蠡而問曰。吾不用子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為之市　市以身賈于人也　王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士女。女士。大夫女女大夫。隨以國家之重器。吳不許。種復往。曰請委管籥　管籥取鍵器也　屬國家。以身隨之。吳許諾。越王命蠡守于國。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

至

敘事中又須有此段議論使文勢悠揚

此說節事一段依舊是弗為人客弗為之始意而詞更數暢但讀者自不覺耳

此又即上不可

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王令大夫種守國與范蠡入宦于吳官為臣隸也三年吳遣之歸反至國王問范蠡曰節事奈何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地能包萬物為一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自若以處自順以處時也待其來而正之因其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男女之功農桑事也田野闢府倉實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閒時將二句言時還而在越則吳事自有閒隙可乘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地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須待也四年王召范蠡問曰吾欲與子謀吳對

猶生不可猶成之意

此後方范入持盈者与天意思

急之則愈固其志緩之則愈懈其謀此正玩弄之于股掌之上處果是審勢之

曰未可也。蠡聞之。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

滅名。流走死亡。王若蚤圖。事又未可知也。又一年。王召范

蠡問曰。吾王淫於樂。信讒喜優。樂所優之人憎輔遠弼。忠臣解

骨。謀之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又一年。王召范

蠡問曰。吾今稻蟹不遺種。稻蟹所食之稻也不遺種歲荒歉也其可乎。對曰。

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越王怒。蠡對曰。夫人事必與天地

參然後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君臣上下。皆知資財不

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禍新至民心恐慎必為之備王且

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

此亦是前段順時之意

按韋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十人為中軍是也一云賢々地也良々貨也宗室璧也

無忘國常。教越王且備且欲但無至荒使吳王不疑不以越為意也彼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至玄月。王召范蠡而問曰。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不及。王遂伐吳。師至五湖。吳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蠡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王勿許也。吳王率其賢良。親近之士與其重祿大臣以上姑蘇。姑蘇臺在吳閶門外近湖使王孫雄行成於越。王弗忍。欲許之。蠡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因天時以為功用得時拂成。天有還形。還反之形君王其忘

靜以待時勇以赴時援枹之戰成君以時扁舟之逝自保以時通篇可以識蠡之術而文字雄傑

不免動氣了然事机之會間不容髮不容人不助虐

會稽之事乎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弗忍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乎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范蠡乃左提鼓又援枹以應使者曰昔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今吾稻蟹不遺種子無助天為虐范蠡曰故濱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陼水邊也）余雖靦然而人面哉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靦面目之貌諓諓巧辨之言也）王孫雄子曰

前見蠡之為越謀智此又見蠡之自為謀智

范子助天為虐不祥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執事之人蠡自指也不報于王擊鼓興師隨使者至姑蘇之宮遂滅吳及至五湖辭曰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何也對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人事已濟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蠡對曰君行制臣行意遂扁舟浮于五湖

姚寬曰句踐亦有不忍之心不有范蠡之諫幾踐吳轍矣其曰天有還形五年復反特以儆懼越王使不許吳成耳實則在德之大小不在數之久近借令夫差率德

庸獨慎終如始雖百世可也越其能與吳争乎安論五
年哉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秦策

初蘓子說李兊曰。雒陽乘軒車蘓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兊見之。蘓子出。李兊舍人謂兊曰。臣竊觀君與蘓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蘓公之計乎。李兊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蘓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窺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兊送蘓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蘓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蘓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

蘇轍曰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于燕趙其心于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于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

按史稱秦是時誅商君不用游士之言于義為得不然秦之策豈出于張儀下哉

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令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前毛羽不豐滿數句數于王道惜蘓秦此戰伐權之耳步步從綴戰字

信義乃聯屬天下之大本而蘓子以為不親于理殊未當此特興言以起重戰之意耳策中凡類此者不可枚舉亦取其文辭

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親也)天下為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辯也)士並飭。諸侯惑亂。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書多闇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

而善讀見矣

此四句分明是商君已行之法

方惠文初立秦方始强未篤并吞之策而蘇秦即以衡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于和故為之連衡六國范雎知秦厥內亂

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迫也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獨言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侯非其款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羸縢羸與纍通縢行纏也履蹻屐也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

政故為之驅逐四貴凡以中其欲耳此秦之揣摩成而六国之厭若秦兵者即响然為之從合矣

燕烏集闕事史不載：秦揣摩成後復説周顯王不用然後説秦不用説趙肅侯不用尓後説燕而使之合縱与此迥別又載

下絍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説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説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見説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説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

嫂不禮事在說秦王前豈秦嘗兩入秦國耶

極力描寫極力張皇亦只是替他雪了妻不夫嫂不叔父母不子之愧耳艷彪謂秦志止于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遠足令嫂婦良然

又插此一段議論

係力摹畫

敢窺函谷關。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勝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用也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樞門杜也楺木為之如棬伏軾撙銜。頓銜勤也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

位尊多金季子只是這等人品嫂已窺見之矣

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昔蘇軾有言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蹤以為親以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也秦人并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為目前救急之計者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于一惜乎

燕以趙為捍蔽先合燕於趙以為從之始而燕所畏者趙故親趙以擯秦

秦特偷取一時之富貴非真能為六國深謀遠慮學者當知詐謀游說果不足恃而合從連衡之事果不當尚也

蘇秦以合從說燕 此說六國之策始附于說秦之後 燕策

蘇秦初以吞六國說秦因不用改而合從

蘇秦入燕。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疋。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

言趙為燕蔽見燕當德趙此借以利歆之

此言秦攻燕未甚害

此言趙攻燕却極利害

總鎖此數語明是說趙攻燕易見燕當患趙說得要領故文侯

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無過燕者矣。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

首肯

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以合從說趙　趙策

此篇言從之合否所關利害乃說六王之領要凡一用安字安民在擇交乃此一篇大旨

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臣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

別白黑異陰陽
正所以擇交也
此至願也先言
利以誘之所以
言交滑之利

一云為君願兩
云為君患開陳
利害自是明白

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縱橫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

此言魏折于秦則禍中于趙復言害以暢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

此復言趙之強而有秦患正申言交不得之害盡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說之親韓魏以擯秦

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

臣聞至決事哉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也

才勢文勢可謂兩工

臣竊至論哉所以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夫衡人至孰計

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地以

之也所以言衡
之害实择交而
不得之意

一韓魏句是綱
下方說所以然
條言合從之得

計画天下大勢
如博塞布子置
路歷〻在前使
六国果能用之
岂迎入而秦兵
然六王安得一

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令天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

心且國勢南北相亘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雁不尤難哉

以上言從之計六国數句言從之利然不過僅以御秦却不言所以畾秦

六国惟韓逼近秦患故此篇痛言割地之禍方

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如此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乘黃金白璧以約諸侯

以合從說韓　　韓策

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

可竦動韓王

自首至不足言也言地險固兵甲利卒勁勇

以韓卒四句將前面意總結西漢末俱用此法

夫以韓至末總是極說事秦之辱且以韓之強事之也辱

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里之外。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冥山等處皆鑄劍之地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大阿。棠谿至此皆劍名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鐵幕言以鐵為臂脛之衣其劍皆能斬之也革抉㕹芮。音伐無不畢具。革抉也皮決射也㕹芮係楯之紱綏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

總是反覆言韓事秦之失其要在乎割地事秦地有尽而求無已不戰而地已削復以牛後之喻激之此韓王所以按劍

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言雞口雖小猶可飲食牛後雖大祗出糞耳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

此篇說魏之語大約与說韓同盖韓一体也其立言之要在破衡人割地之說與未用而國已損此後明衡人及群臣皆不忠而亦私内外之言尤為明白其意与說趙同[illegible]是激詞亦是

敬奉社稷以從

以合從說魏

魏策

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黄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

語最動人

此由上不顧其禍之意却是正當議論雖從人不得不如此說

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備秦之巡守受冠帶祠春秋春秋奉貢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廝徒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割地献秦以效已之誠实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

然理実是如此

周廟金人緘口而銘其背其畧曰熇熇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蘇秦語本此

前数篇謂韓魏之輕臣事秦者

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絶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以合從說齊　　齊策

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

以近秦患也齊無秦患而亦輕事之則是不能據敵而可羞也故特以事秦辱之極叅齊之强正所以激昂齊王之志耻事秦也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数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管子連五家之兵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進如鋒矢。喻經疾也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絕渡也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筑似琴而大頭員五絃擊之不鼓鬬雞。走狗。六博。博著也博行六碁故云六博蹹鞠者。蹹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

此段言韓魏近秦患故輕事秦

此段言秦不能害齊何故乃輕事秦

秦不敢深入攻齊者恐韓魏議其後與說趙王同詞然不言韓魏為蔽者以齊強而秦交之也然則歸魏在所权矣

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恫疑恐懼也虛喝喘息懼貌言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驕矜之態

楚与秦势力足以相當故以抗秦激怒之

首至此言楚之强以歆之

而不敢進兵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以合從說楚　　楚策

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

秦楚之其勢不兩大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是說詞之綱

大王不從以下言不從之害大王誠能听臣至實外廐言從合則楚王之意今秦以下又言衡成則秦帝之意

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只此

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乃今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此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楚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

兩端利害昭然楚安得不從破衡裁語意与說魏王一段同拋此則六王信宜從不宜衡也

前但云秦帝而已猶未切膚也至此以割地動之則利害尤著

魏不可与從

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捨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今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

謀的是〻〻

形容楚王感動處尤奇切

賦云戍卒叫函谷舉

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

蘓秦為揣摩列國利害歷歷如指諸掌上奇哉蘓子也然止論所以禦秦而未論所以斃秦何能久哉斃秦將奈何華洞生曰合六國朝周顯王傳天子命伏義并力

西討秦函谷之舉當不待戍卒叫乎

按蘇秦說六國大畧各因其情以為長短之說說韓魏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於秦稍遠矣所患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趙隨之於是恐以韓魏之不支說齊楚齊楚於秦為兩大之國也齊又最當無恐於秦則以事秦辱之此秦所為師事於鬼谷先生者之畧而六國者既已入於秦之揣摩則不能不舉國以從也

遠矣所選者韓魏亦古人素則燕趙隔之於是恐以韓

蘇說者秦之近國也則恐以害而說燕趙與趙合於秦相

按燕秦說六國大勢各因其情以爲甚極之說蘇謂

西言秦國谷之舉當下行以卒十乎

司馬錯不特忠于秦且商略事勢又多格言殊不類戰國人物

周雖微弱名器猶存張儀乃教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至是後世奸雄皆用此策

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

秦策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轘轅緱氏乃河南險道）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宜陽河南面相連之地）以臨二周之郊（東周西周）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重寶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

請當九明之定滇南諸夷而後親伐魏即此意哉　大祖先平張士誠方谷珍而後平蜀亦此意蓋先實其內且無后患也

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窮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

按史記危下有者字今無之而以欲字為句危字自為句亦奇下文此臣所謂危是也

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天子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遂定蜀〻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〻既屬秦〻益強富厚輕諸侯

儀錯各逞雄辨錯終理正而事順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辟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

當時秦穰侯謂諸侯客子無益昭王亦厭天下辯士故雎是書第陰破其見尚未深言秦國之事

此是一篇隱語柳揚頓挫多少烟波

是第一動人處

范雎初獻秦昭王書

秦策

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范雎與王稽入秦待命歲餘故云

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刑必斷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椹莝椹也質剉刃也謂腰斬者爲椹質鉞亦斧也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

桉雎云聖主明于成敗之事而自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豈嘗疑事着哉所謂游上之言雎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儥

保任人必保其後ゝ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臣聞周有砥戹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失謂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刖也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王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一凋作榮劉榮此意已精穢度苛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良醫知病人之生死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

事故其心最苦用乎。自非然者。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按此書因王稽而初獻秦王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

范睢初說動秦王　秦策

王以傳車召范睢。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与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

屏左右止欵聞前書至言三跪不言正以嘗試王意

骨肉之間暗指太后穰侯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見者無不變色易容。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王跪而進曰。先王何以幸教寡人。范雎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王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為帝王。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效臣

精法妙

此申上死不足以為臣患

此申上亡不足以為臣憂

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為臣患亡不足為臣憂漆身為厲（厲癩疾也）披髮為狂不足為臣恥且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孟奔夏育皆勇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夫（蔆夫地名夫當作溪字）無以餌其口膝行蒲伏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

此中上為厉為狂不足以為臣恥

既云何患何憂何恥特結以臣之所恐昭王為得不感動

此又以勿畏收應前臣非有所畏

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為厲。披髮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嚮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勿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幸至此。此

只此數語便中范睢欲言不言之計

天以寡人慁先王慁與混同謂濁亂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王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

睢初至秦惟懼言不見納故未言而佯為避忌不敢言之狀既言而佯為忠懇不畏死之語策士設傾巧以動人類多如此乃其文辭奇儆讀之殊覺精醒刻秦王當日對面焉得不動

范睢教秦近交遠攻

此段文字極飄逸極流動

引齊之伐楚得地而不能有是

是時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

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韓有黑犬名盧善走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宜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秦人伐楚破軍

遠攻之無益

秦之伯業定於遠交近攻之一言即假道滅虢之智也齊楚不悟使范雎售荀息之計而秦人收晉獻之功哀哉愚矣

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尺王之尺也。得寸王之寸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謬乎。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畏楚趙。畏以威畏之也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則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王

曰善。遂行范睢之謀。拜睢為客卿。

張儀連衡范睢遠攻此秦之功臣實千古之罪人也按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聯屬楚趙之地因以搖齊也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衡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盖未嘗久親之也已

范睢危言逐四貴　　秦策

秦既拜睢為客卿日益親用四年矣時秦穰侯涇陽華陽用事秦王亦猒之睢欲傾之而奪其位因請間說云云

談深而遂勁且自齊形說起得進言之法

句〻是中秦王所忌且云為此四者下〻之一字毒

四貴之權惟穰侯最重故獨言之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太后秦王之母也穰侯華陽其舅涇陽君高陵君皆王同母弟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無畏忌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于諸侯敝斷也御制也言穰侯執權以

前說國危又說禍歸社稷已令人悚然最後又說卒無秦王則剥膚極矣自足令人惶怖

制御主斷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淖齒原係楚將後相齊齊之權謂握權于齊也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減食主父謂減趙惠王之食也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遂以為

相

范雎欲得相位必傾太后穰侯但骨肉之間不能直指故方未見王時即感怒之以植其根及其旣見則欲言不言反覆究轉以待其自悟至王自言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可以直指矣却又先言外事以待數年始及其內漸漬不驟聽者自不覺入于肝鬲雎其深於術哉秦人聽其言而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可矣復幷母后廢之廢其母而父雎怪哉秦人之所為也秦庭之上獨無顏考叔茅焦其人者雎安得不高枕肆志乎然雎逐穰侯

涇陽而後當有逐睢者宜天之假手於蔡澤而使澤往
入秦也

蔡澤說應侯辭位　秦策

澤燕人游學于諸侯不遇而見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途乃入秦

蔡澤見逐於趙。聞秦應侯。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

應侯雖

畫出當時景象

予嘗謂讀諸雜

傳不如讀史記以此惟直荅曰然最妙詞少緩即挫矣

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此一篇大意

首此三段如俳優之開場漸漸說入

到此三人做說話頭畢竟應侯

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才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

忽兩答

何為不可此段情景亦妙

公孫鞅之可願

吳起之可願

大夫種之可願

上三段應侯議論以破其說亦正大

吳起越之大夫種。吳起仕魏文種仕越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不還私不顧私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

雖欲說睢退位而實稱其賢故詞可入然詞亦正

點將一死字雖倒范睢終薦竟以死恐之

乎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子胥諫夫王莫與越和見殺越遂滅吳申生孝而晉惑亂申生孝于父獻公不敢明驪姬之讒而自縊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曰可頡只得應以不若曰主孰与二王只得應以未知何如其勢已窮了

陡然直指若利刃銛鋒得竅即入安得不迎刃而解

引桓公驕矜夫差輕諸侯陵齊晉都是了結范雎一生心事蓋蔡澤見得范雎

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

是個快意恩仇驕塞肆志之人故以此說之正是說客肯綮處

此言商君以功成死

此言白起以功成死前只言商君吳起大夫種此特增一白起不惟激以事而且動其心又是耳目所見聞者

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太史啟史作太史激叱訶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秦殺商鞅以車裂其屍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

此言吳起以功成死

此言大夫種以功成死

上文以四子之不去而死与蠡之去而全者並論正以危睢此

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支解解剖其四肢也 大夫種為越王懇草剏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將桔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范蠡泛舟至陶變姓名為陶朱公致富 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

則正自睢身上危之也

喬王喬也松赤松子皆仙人不死者正以照上數人之趋于死者看

其人亦士正与肯駿雄弘亦之士應

蔡澤雖以亦智奪范睢之位然竟免范于難其有益於范亦大

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

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

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安成君

戰國士世嘗少之。然俶儻豪杰亦有不可及者。范雎脫死亡而取相。其恩仇快意。氣焰灼然。及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惜。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更不可及

按鮑彪謂周衰辨士皆矜材角智趍利而已。惟澤為近道。得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于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澤之謂乎

死古右取相其恩扶持意氣合始與叛漢一說即毅注
漢國士世皆少年從蕭蒙素未有不可以者吉雄漢
信漢與相印說為安次者
人秦餘漢將溫室蕉澤相秦王數月入說燕之懼謀

此說叙事有体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開鎖謹嚴秦漢文所不多得者凡作論可以為法

四說商君却說得來只是不能出其苦

正就五羖大夫應他

趙良說商君　　秦策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言從此人得見趙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

此暗射商君所無憂

此又暗射商君所不能憂

以上先暗敘五羖大夫名功教壽四德此下一切辨駁商君又一一反五羖大夫

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置君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荊國之禍。救禍謂會晉救楚朝國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叩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相助也歌以助杵聲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

駿刑數事明与五羖大夫施德相反

唐惟修曰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礼鼠亦或謂之拱鼠

出盛車從明与五羖大夫所於國中相反

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教謂商君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秦人畏鞅甚於君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上謂鞅之處分令今謂君之教令君又左建外易左道建立威權在外革易君命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躰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

按趙良之說商君即蔡澤之說應侯也彼所謂豈巖穴之士其寓意微矣假令鞅能薦良以自代歸商於避賢者路豈不身名而全然而不能也宜其車裂恐數事亦不能救太史公咎其不師趙良之言過矣

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言人君死臣子不敢斥故託云捐賓客）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司馬遷贊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

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李斯上秦始王書論逐客起句便見實事最妙中間論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独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復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末易以人廢言首言穆公用客次言孝公用客三言惠王用客

李斯諫逐客書　秦策

李斯楚人也西說秦拜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斯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求一作来言繆公能招来之）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

此言昭王用客不引前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為言切実動聽語意已尽復總結上文而復說之益見客之不可逐文字之有開闔如此真秦漢間第一文字

与上五者不產於秦相應上是順說此下又倒

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太后弟）逐華陽（昭王弟）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光如明月）服太阿之劍（服佩也）乘纖離之馬（纖離良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鼉大魚也皮可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

說凡兩段
秦王性好後大
故歷以紛華進
御声色之美啟
其心此善說之
術也斯之陰逢
迎合二世之欲
已兆于此
上二段倒說此
段六是反照之
法故總之曰快
意當前云云然
以韶虞与鄭衛
並說此戰国之
習
至此方正說

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充斥後宮列屋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以宛地之珠飾簪傅璣之珥以傅璣綴於耳環阿縞之衣齊東阿之繒帛為衣錦繡之飾錦綉為緣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筝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俱亡國之音韶虞舜樂舞象者周樂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借証不宜逐客

此下俱應逐客為過之意

總結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
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
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
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
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與諸侯立
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
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顧忠者衆今却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羅大經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如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秦策

与史記慕紀中詞不同

堯禹惟不行遠所以能長享天下二世專用天下適己乃欲享天下而無害噫嘻難哉卒之求處逆旅監門臣虜而不可得安所稱無害耶詆堯禹為不肖

二世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也盡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

人不亡何待
余观李斯始拒沙丘之謀中諫二世之傍其初心豈至此哉勢至於是如之何始澗俗以免禍耳使二世竟悟寧非優旃之漆城蘆哉然文字絕妙

督責之術莫過於申韓篇中牽引之為証皆以故字轉之

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也賢明之主矣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

荷喬新曰李斯之文為絕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号稱第一也惜乎李斯以聖妙之文懷不仁之術而投諸不全之朝耳

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妙虛字可乎

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謂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之心矣。夫可謂大謬矣。謂之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為

按百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少也鑠斷作鎔鑠之鑠ゝ金銷鎔之金也似于下文隨手利义反可解妙在搏解用是故二字復搏一喻渾若天成

叙上慈母敗子之喻得四頭法

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犯也。是故。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賊不摶取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摶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摶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處久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

使不敢漫

若言于明主即是正論然今為腐談

三者正相反欲肆志廣欲而督責以鉺臣下此張湯桑弘羊所以相須也斯欲合而一之耶

又收上申韓商君數段

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且夫節儉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閑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娛廢矣。明王能外此三者，而獨宰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則可謂明申韓之術，脩商君

而載二世語見李斯說以亡秦不徒趙高

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阿二世意以求容斯之人品可知即此宜族矣夫斯學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術於秦何也

顏斶之論蓋出于田子方

慕勢趨士四字乃一篇主意先提出在此極妙

詞大危激此戰國策士之習

顏斶說齊王貴士　　齊策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君人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

宣王時象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塚也秦伐齊先至象故云

通篇只是明士貴之意

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仁義之士皆為役處。役為役使也處處在位也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

務功不立古今通患故齊桓一旨而叛者九國

戰國之士開口立談動牽權利顏斶上陳皇王之術下究商周之略推本典云根極理道士之深於理要者即

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倨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為故功不立虛願不至。不求不為而欲得之虛願也物不自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九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益稷皋陶契湯有三輔。伊尹二相外有誼伯仲伯咎單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削約之未著者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

併連六何遜焉

着夫二字為一句猶言非耶

斶其戰國之奇上哉于時類趨蹻躡曳純彈鋏而乃絜然自守安行反邑終戰国不多見者

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上見下通聖明之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王侯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呼。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王自稱願請受之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

宣王聞言而自謙亦賢矣然食車妻子衣服之奉是誘之以利宜斶之辭而去也

末段用左傳法

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飢而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娛同）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顏斶千古高士適出戰國之上故其詞氣自是凜冽光芒射人豈談天炙轂輩比也左右千乘之夸宣王太牢之奉所謂殘豆嚇鵷雛速之去耳

此先言無好無能後一篇皆言其所好所能古人陳詞隱約令人可思馮煖直云無好無能使非當時游士所及孟嘗已心識之矣賤之以試之也

列士傳云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煖三歌徵孟嘗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粗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劍也）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

裁不客矣

此田文謬為怪之也不亦為能假其無能之答乎此古今奸雄之常態

何市而反此句問得最巧應亦

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同債）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謂國事）憒於憂（以憂思昏亂）而性懧（猶懦也）愚。沉於國家之事。開（啟也）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

最妙

市義之事

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煖乎原君好客僅得一毛遂看煖此說高棻士幾倍

述市義之言

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徧合矣乃来定命 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君問馮煖 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列也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猶摩也 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

市義之效

煖之市義賢矣而為之营窟則亦声利之客耳

狡兎三窟之說畢竟戰国入口吻

史記孟嘗君傳叙馮煖事不及国策遠甚

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文孟嘗君名）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昭）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追書云）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

敘事雄焰字字
猶得出

[?]議亦好

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大傅齎黃
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王所自佩）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
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
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
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
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
（通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尹起莘曰田文齊之臣也彼其招致游士食客滿門而
階相隣敵覆其宗國乃無一忠信之人諫止其惡而卒

使肉未及寒宗族夷滅則賓客皆妄人也已何足貴哉

權詞奇句出之不盡真辯士之文秦漢古作也

此以一二字立意之格總是極論用力宜有權藉只宜後而不宜先

篇中用昔者凡八用何也何謂何則凡十餘見

蘇秦說齊閔王

齊策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先事則近禍首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然又爲之主衆所不與故孤夫後起者藉也。不先事則有所資力而遠怨者時也。衆不然足以乘時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上言後起者藉〻此而巳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同帥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亦利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此言衛得魏之藉而勝

此言趙得楚之藉而勝

總收以起下正是文法悠揚處[illegible]劝行若劝而行言其決也

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驛遞也言聲急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衛人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同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同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馳乱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墮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墮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

順民之意此最為國之道料兵之能否亦以煖矣曰度德量力審時知勢正名然後可師徒曰料兵則齊之強何以卒破於猗燕也主怨若能危國罷渭之敗于馬陵也亦主怨也故曰卒為怨府

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樂與衆為惡事敗而好鞠之勤窮也耳曰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益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不為先事也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

後起而重伐不義即前以帝秦力名而使天下憎之意

此段談大國后起重伐易知其云小国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盖微乎其微非愚王之所悟也

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與之多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言與輕信要約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不為人所欺外不賣。內不反。則稸積朽腐而不

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強者亡此游士者說而微有合于道第仁義不相離王伯无二道雖而折之則剽拾而全襲其言強兵則亡千古之明訓

用幣帛矯蠹矯揉變其初也蠹猶蝕也而不服矣。倉廩實財用足小國道也行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皆恃遠近忽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先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

是策盡庶幾審時度勢矣

貴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與猶恃）不並滅。（言與國相恃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誅不直重伐不義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謂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假托於義以為名）則亡天下。可蹻（不伸）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子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衆人共事宜多反覆彼此割地宜相憎俱強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

引燕齊戰而胡遂襲燕為明於後起之藉

極力說喜先天下濂戰之利以下又描寫戰之害所謂佳兵者不祥

敘士卒而痛切西京以下不能湊泊矣

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為我役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者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言才用窘于道路中人禱祀。國中之人為行者禱君翳醸。翳猶隱也言醸于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或曰亦禱祀之事有市之邑。莫不正事才賦警備之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

讀至此可涕世乃有窮兵黷武而曰請浔与君之士戲浔憑軾而观之者何心哉

曲利行師之弊故曰戰鬬者人臣之利非人主之福也

上言行師之害此言百姓之劳吾語〻痛心至上倦于數士斷

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同供)藥。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　華酒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同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于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遮矢石)舉衝櫓。(攻城之具)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謂地道)中罷於刀金。(謂兵戈)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或朞年或數月)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于

于兵則必亡之形成矣故引智伯以証其亡

通篇大意只是貴後而不貴先

引中山敗亡為喜先天下之証

教士斷（截也）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相次也）勝此用兵之上節（節猶寺）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嗇吝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

此言國無大小好戰必危

天下仇之則雖強必弱

用兵者終戰(窮兵)比勝(較勝)而守不可拔(守城斯于不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于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審于得便巧乃獲)中者則善(人善之)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錐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讐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讎則明君

此言明主之攻戰云云亦可謂知之真第未晰其原也明主之攻戰先內治文德修而遠人叛然后有兵伐之師

縱談自恣意態橫溢

一本此絕下有于前二字

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于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曠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師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于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以君臣互言之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

此老子之策

魏之惟以此卜二諸侯其勢已分而不合故衛鞅之謀魏亦以此十二諸侯究竟分而不合前所云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此

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留也）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孝公）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女墻）中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

此所謂嘗有三人之意者此衞鞅術魏也而魏反墮其術中是策不從揣摩捭闔中來直論天下形勢用兵

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衞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衞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斿。從

虛实捲々以戰兵右事為意縦伏駘蕩不詭于直奇士也取上愈有波瀾有精彩

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樽俎之間。謀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衛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户內。拔城于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為言而以權藉時勢明

之今雖于將以下止求霸則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為國以下止好挫強也言遠怨之滑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强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為一節語曰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前事為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蒿終為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為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変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復

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一為人批难解紛此仲連一生學術
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劝之以休兵歸燕又劝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惑其文而不察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策

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

此書雖以智勇忠三平起實重智者不倍時一句蓋欲其去燕而歸齊故即以智者不再計句申之下文反覆詳論皆不越此

按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戰之前此書乃引栗腹事

不若得濟北之利。濟北即聊城也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明齊之必攻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此時秦與齊和故曰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即平陸存濟北。謂棄絕楚魏之所攻而不敢志在攻聊城定濟北也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明燕之絕救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言天下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本言齊雖去南陽斷右壤尚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人不易解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

故龜氏疑為後人補撰

此下云〻皆誘怒燕將之〻言非能事實也

降燕之說特令起東游於齊心耳恐其未知所処自把纂掛擇三字反前忠勇

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推聊城之守之浔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如孫吳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能已見於天下矣。以全燕見敗以一城嬰守所以見其故為公計。說之歸燕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主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于天下。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更革弊俗功名可立也。意者開之降齊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封衛世世稱

知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困敗為功之事以諷之

通篇只以名字動之末一段有歸結

此以管子曹子感動燕將處何等激切

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荊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

魯連誘燕將捐燕歸齊以成功立名故歷歷以名字款款看来尚是戰國風声氣習

此結二子不規規于小廉小節欲燕將之隶時立功名耳故復捐一智字以應篇首

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吴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言天壤敝此名乃敝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得書泣三日猶豫不決欲歸燕恐誅欲降齊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与人

刄我寧自刄乃自殺聊城
乱田單遂屠聊城

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為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於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為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為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直以為天下士未也

驕塞之氣撲人
何以取勝

壘枯丘還作句
爲是言攻狄不
下而死者衆其
壘如枯丘然

此倡是韻語蓋
作勞之語若浚
入帳中歃也

魯仲連論田單攻狄不下　齊策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先時單以火牛破燕復齊七十餘城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簸器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單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鍤同剌土器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

帶戰勝之資不能不驕業驕主之令不能不惰將驕卒惰者必亡單得仲連之誡齊之為齊未可知也

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

按單自火牛之後。奇功自恣。且貂勃爲之稱頌于王。遂廣侈其心。人莫已若。宜其聞仲連之言而藐之也。然貂勃先已言之於朝矣。曰安平君小人也。一語是蓋生平

鍾惺曰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謬于正齊有此數士不能察至使隣國之女子問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政乎兼胡為亦不察乎

首問民次問鍾離子次問業陽子次問嬰兒子独置於陵子不叙似問詞又似諷詞又似斷詞

齊策

趙威后問齊使

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業不在位膺職業也業陽子

字字有味

摠鎖、此数語亦有韻末乃言於陵子仲宜後通重民字实関係世教之文

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嬰兒子女名也）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不朝不使之為命婦而入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詳玩通篇以民為主首云民無恙耶後逐段云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云助王息其民者也云率民而出于孝情

者也云是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也此皆是為民之意善者不賞則民無庇邪者不去則民無所誡皆民之不能無恙者也威后可謂極知國本在民耳故讀此篇文當知其重民之旨方見此文之妙

討安社稷人臣之義疏爵領祿人主之典威王之問爲能得士哉

總叙于此看后分段但此只四項後却多動熱一段如蔡澤叙吳起大夫種後却添白起多是此法

此段叙令尹子文之忠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

此段敘葉公子高之忠

廉義當從廉薄之廉猶曰賈廉言不弱小也

此段敘莫敖大心之忠

与猶助也

褱以憂。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表墅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柱國以子高為材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大也先君以揆度也取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撥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栢舉。兩軍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擊也一人。若捽持髮也

寡君猶君也故臣言之後作君王身出是也

哭秦庭為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国策以為棼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国策之誤也

此段叙棼冒勃蘇之忠

観棼冒勃蘇至秦不救哀求所

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以厲衆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屬連俱亡)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肩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襄王)之朝雀立(踊也)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瘨征殫氣絶也)旄(同眊)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蘓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他人)

請雖死不顧蓋深得古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者

萬乘不可得罪一士此言可畏古人謂匹夫匹婦能勝予者殆此之謂然士雖得亦難識也

此段叙蒙穀之忠

楚使新造盩作罪也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頓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蓋聞之一說在彼一說在此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循交鬬於宮堂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

四人心乎為楚其有不同：一忠君之心也蓋不可以置低昂于其間

士學疑當作仕

祿通

潸此段方有㛹喏

散失其次者以浮於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為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矢其臣決拾。決以蒙骨為之着於右手大指以鈎弦拾以皮為之着於右臂以遂弦

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篇中皆是楚舊臣亦可謂楚社稷之臣若夫子則彼之

矣但文字雄朗頓挫敍淡奇古未勉王當好士尤妙

此策賦之流也

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做此

莊辛論幸臣亡國　　楚策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臣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

绝字一作析

鮑彪曰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

禍幾所伏微矣成童子之於蜻蛉公子之於黃雀射者之於黃鵠物且不免况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闌養之圈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蘗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於絲以繫之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咮也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

入乎蔡灵侯之事襄王可鑒矣甚哉倖臣之不可近也

最病在自以為無患下兩個与之馳騁皆自以為無患意也而不知三字皆出意料之外的意思

其說從小至大從物而至入從外而及內緩而不驟婉而不觸故當納之乃游

夕調乎酸醎。以為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陵衡。香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一本作箕當是附字訛若碆則與磻義同矣盧。盧旅同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礛利也石鑯也磻黑弓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隕同失墜也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淺語飯茹溪之疏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艾。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

說之法

末段與首左州侯右夏侯應

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黽塞之內（填兵滿多也）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圭而受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大事記云頃襄既失郢都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色變体慄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復取江南十五邑在頃之

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蓋喪亂之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辛特不能大有所為耳劉辰翁極詆辛小人謂何莫之有皆失言

大有所為耳豈不痛極哉幸小人謂何冀之有皆失言
之猶倖蓋變亂之後補以牀儲之計洛出於辛特不能
集之十三年旅亭又散發粟周旋幸計樂進比之也十

弱弓微繳四個字便是一篇題目

却是大議論今猶馥郁

本總秦而先發之以樂者欲言之售而以此挨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好字與後樂字相應）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鶀音其，小雁也。鸗音龍，野鳥名，又小鳬有青首者。）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

之也
此二段開闢論
六國若不知有
秦者意思何等
含蓄
一發之樂再發
之樂歆動襄王
楚人之計巧矣

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
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
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
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
得而有也王繒繳蘭臺（繒音爭收也謂膺擊郯國大梁已了乃收弋繳于蘭臺也）飲馬
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
則出寶弓碆新繳（碆音波以石傅弋繳曰碆）射噣鳥於東海（噣音晝）還蓋
長城以為防（噣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環謂遠也蓋覆也言射者環遠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朝射東莒（小昊之後）夕發浿丘（丘名）夜加即墨顧據午道

謀臣智士多以口舌中苦之使者類此楚人好弓發矢之論也

篇中曰可得而有曰可一旦而盡曰可得而復有曰可得而一文勢前後錯綜易諸国者正所以雜秦也

至此独言秦而五國在所畧以

頤又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則長城之東收東收此舉言盡而舉收於楚也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燕齊趙布𦁵音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頤病頤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磻新繳涉鄳塞虞邑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

當時所忌惟秦耳襄王亂不憤而恥哉

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曰膺擊垂頭猶申頸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復以懷王客死於秦激之於是襄王遣使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按此與莊辛輩臣論並是巧思奇詞當不是楚之恒人惜失其姓氏

時複代說六國復約從春申君為從長故或謂楚王云ゝ
義之官之字法巧蓋以義為以為榮也与下能之為三疊
冤外兵也冤艾謂適兵而懲創也
嗌口信口而出之利机言机関抑便捷结也

楚策

或以合從說楚王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一聽之也。夫因詘為信。(即屈申意)舊患有成。(奮於患雖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收)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義之制其宜官之主其事)夫報報之反(言反覆相尋)墨墨之化。(言變化藏于無形)惟大君能之。(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智勇者之所可及也)禍與福相貫。(通也)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而背重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不寇虐斬艾不足以橫行于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言秦棄君人之德絕上天之命非一月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嗌口(嗌穀也)利機(橫人所言

利害上于主心下牟取百姓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

之機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按楚自懷王入秦不返國日削弱惴惴之鳥處為秦所吞

噬故此以禍福死生之說恐喝之語多儷偶亦是善詞

惜乎無以報懷王之讐告之者

膚淺之人聞言即以為知而不思再求如春申君者甚多汗明堯舜之喻可謂明切

此以舜視汗明不思謀置之左右乃著客籍焉日一見不知堯當時將以待舜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楚策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休也）矣汗明憂為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著其名字於賓客之）

未如此乎此汗喘所以復有鹽車之喻
用力故蹄申汗多故尾沉以下都是說汗出之狀
極寫之詞然語有奇警

箱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齒至言可服乘之時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折，尾湛胕潰，湛沉同汗多故然胕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漬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坡也遷延，不進貌負棘而不能上。棘言步蹇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覆也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以窮巷為堀穴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湔洗其惡祓除不祥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鳴屈聲已之屈也梁南梁也

今古遭遇之雖類如此在君子所以共心若穴長往而不顧也三復鹽車之喻滋以咏嘆

数語真是名言
敝破也避退也
席未破而愛弛
車未退而情改
見寵之不可恃

伏後案

江乙說安陵君　楚策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嬖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循也委曲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軒。（避退也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謂君道至今未

馮景

按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文兄子丹獵于鄴西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射獵馳騁之樂知此

劾。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音詳趨行也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太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卜居謂居身世安之處非居室之居
朱子曰或問卜居篇內字曰字義㵼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弱逢迎隨人倒隨人起的意思這般文字便要些小窒碍想只是信口恁地說將自成文

屈平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
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
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
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追隨俗人斯不困窮斯無窮乎寧誅
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
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媮音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
哫訾慄斯色承顏喔咿儒兒強笑嚅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
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隨俗轉如脂如韋柔弱貌以絜楹乎順滑

洪興祖曰上句言原所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

詹尹謂物之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相通雖辨智有所不能知行己之志而已

澤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
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
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
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
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
誠不能知此事

慝存与世推一句故末有父之歌即推移之意

洪興祖曰卜居漁父皆假設問荅以寄意耳而大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嵇康高士傳或採楚詞莊子漁父之言以為实録非也

此歌是教以自遂其遂任彼清

屈平漁父辭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唫(音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滞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糟釃皆酒滓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拂塵)。新浴者必振衣(祛去穢)。安能以身之察察(清潔)。受物之汶汶者乎(坌玷辱)。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

濯纓足惟吾不必頹色之憔悴也

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叩船舷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邁曰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西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中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于法變規矩也

真西山曰此后世設問之祖

數千數百數十數人皆有分曉而關鎖尤佳

提收二句下去把鳥魚爲喻遠外生意筆力雄偉

含蓄意而未露

宋王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

瑰意琦行正解遺行之說安知臣之所為正解不書之說

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魚躍夫子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皆是於活處看如此篇鳳皇上擊九千里一跂都是把景物做自家生意甚是活動

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說難大畧可見首三段大意言非知難實說難非辯難實明吾意難非橫佚難實難盡難

王世貞曰夫子浸微言渺由韓之徒切名實派憤說難極人巧

韓非說難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王不用非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肆叢策能盡說情此難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按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

奪天工歷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雅哉

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乃非以此受戮

云吾說當之也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

陶淵明云嗟哉韓非竟死說難悲哉

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以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句應上文語照應文法

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彼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為至微也而顯言假物以濟其弘故曰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訊剌閒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荐彼細微之人言甚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其借我而資彼）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詞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汎濫慱文則多而久之（猒其多倦其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居侮此說之

序段多長篇大帝却似漢人之文

此正是說之難處說得詳悉但以丑矣為干主之汙未免戰國氣習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概猶格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大忠無所拂辭大忠志在匡君于善君初不從則且退特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逆于君也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知盡之難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于君也君之渥澤周浹下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

一引記

二引証

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計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戮其所以

不疑交爭而不罷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殷本紀云伊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百里奚為虜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士之所恥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

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后世宜鑑已據宋人閱其思二事而斷之曰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文有關鎖　三引証

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

此喻方結出說難主意

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通篇以知難為主先以三非字反說引起既用名高厚利作眼術三節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用身危作眼術六節以故曰帶下亦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知飾所說至所以親近不疑為一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盡之難至此說之成為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一論

作結而中云處知則雖及不可不察句盖惟知雖而後
不輕說此韓非說雖之大旨也

武灵胡服之意与漢高斵冠之意同

先時中山侵趙受害最酷故武灵欲胡服騎射以報怨

趙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王（武靈）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趙縣）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黄華（山名）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生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林人即林胡）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趙兩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一作竆）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

段却報然之意不說只說欲繼二王之跡序往古之勳亦自有一段沉机知或說其欲率國而更似大刻

舞羽非為服苗苗格非因舞羽舜修德教苗至豈當其時耳但

而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服敵人必困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往古指簡襄]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累者任驁民之怨[驁民隱逸敖慢之民]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鮑彪曰舞有苗謂舜不用兵而舞干羽歌以服人亦異于俗禹之袒裸亦非中國之禮也]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

文裸国事殊不徑此又至者終不說報然但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自是渾摩當時唯肥義是趙相餘並公族故曰兄弟之通義下又云因貴戚者名不累則此兄弟二字較是行政先信于貴所謂法行自近始也

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一作先王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

語亦自溫醇儒雅

把中国說亦是大頭腦議論自中國至行也似周官大司徒文運用亦也字戰国文字至此一變

出止至也出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國為有義有行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

百姓請處亦見武灵深心說者謂武灵之論几于復諫又知其志意非尋常可測反覆剴辨語語奪人

只重礼服不同其便一也前后連用數便字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礼宜教之合也然礼異而教離則礼不足恃而

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題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卻冠秫絀。秫絀言其女工鍼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

治之常法也

主意漸露

吾国東至之用為䟦自常山至之備為䟦故下接寡人無舟楫之用云〻總收其意

無舟楫将何以守若反言也変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為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薄洛津名與齊中山同之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変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三胡林胡樓煩東胡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

到此盡露

騎射之備三句此武灵王变胡服本意到此始責公子成

此段点只是中上礼服不同其便一也之意

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亡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

鄒魯逢掖儒衣也何以謂之奇服所云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淫則鄒魯儒服不奇者豈無一奇邪之行哉蓋當時鄒魯之服雖儒而斷斷褻乱奇行要多故也

商君傳与此多同然商君傳文

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風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攺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淮而簡此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現

誘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騎射

予揣摩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族臣曰將以此伐中山却林胡樓煩也覩其異日胡服西北畧胡地欲涎雲中九原直讓秦不爭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覺耳不然武陵王因而拓胡地遠近引弓之國于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illegible]

[illegible]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族臣曰非以[illegible]

胡○服○騎○射

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illegible]

論○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大臣説国君易説婦人難左師従容数言而太后不和之色即解可為人臣進諫之法

先以食息起居相労而以和其心柔其氣最是善諫者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趙策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孝成母弟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以病亦知太后不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郄同亦恐后不能前蓋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

此句是一篇之綱

此句亦寓意深遠

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名）[illegible]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戎服故云）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沉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

穀漪曰觸讋以趙后愛女賢于愛子未旋踵而長子之[illegible]貞以理而諭之也

燕太后不肯以少子爲齊質因陳羣愛少子之說而許趙太后不肯以長安君質齊因觸讋受燕后之說而許雖兩臣善諫足占二后聖明

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寶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人常以所愛奪於所不愛長安君太后之所愛也使長安君世世稱寡后之所不愛也况以存亡之故惕之乎是太后之從左師觸讋言者得其機故也不則徇之之愛者何心而後乃恣君之所使哉

尙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圭帛奔走閑中秦且儼然以鞶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去如敝屣高節雅度照曜千古

王世貞曰魯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

魯仲連義不帝秦　　趙策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昭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

欲以生擒名也

間架好

鋪張又好

衍既知連為天下高士而願不願見之亦預知其不肯帝秦耳

議者文字一讀一擊節

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王。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王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

見鮑焦是非世而死並為一

見露主意

伏案

層層說入

言其害露而未尽露

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皆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甚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

運意謂威王敢于叱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周以天子而求于諸侯亦事之常無足怪者蓋謂趙之于秦救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于趙也

一層深一層一層剝一層蓋比之于僕所以甚辱而激之衍既甘處為僕則分

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言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咨也而母婢也。指烈王后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猶必然。其無足怪。言天子當如此責諸侯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

豪不能激矣故以生死駭激之

此引周烹醢鬼侯鄂侯正欲明秦之能烹醢梁王處

此又說天子之處不能行之于鄒魯正以鄒魯有人故二国皆不果納

魯仲連其高節遠諒直天下士也李白詩云獨立千載間清風

王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噫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急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敢有其國

洒蘭雪可謂善知仲連

亦見齊自張大祇自取辱

此處正与上言為与人俱称王句應激昂慷慨雖懦夫吐氣其

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鑰司閽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聘禘之礼然齊欲行天子礼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是備事礼而存大体也）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

又亦有輕世肆志之氣

此又說入辛垣衍所以不得故宠妃以惧之

按仲連不過言帝秦之利害使辛垣衍慚沮而去耳与秦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談者之誇大也還是得無忘一着使退軍

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

濟未毀方有歸矣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挾勢權為厚利其一魯連虞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約之於義雖不敢知然而連超遠矣

予謂仲連不肯帝秦志則大矣曷不曰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死耳豈不名正言順哉

酒荒之戒

味荒之戒

色荒之戒

不求奇而自奇絕到一世

魯共公酒味色論

魏策

梁王魏嬰（史作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令儀狄作酒而美（味甜）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熱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

收篇之末
總鎖更趣
詼文直鋭議論雄偉引証典雅句〻着意無一字艱澁

徨（白上觀下曰臨集韻彷徨傍佯傍佯徙倚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鮑彪曰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尼作縉紳先生萃爲於是特爲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龜鑑萬禩魯君豈非賢君哉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料率其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党趙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于外六國喪亡魏始再用循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人若用之于上党長平未

信陵君說魏王

魏策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

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總是極言不可與秦共攻韓

此二段言秦必不敢伐趙

此二段言秦必不敢伐楚

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盖嘗喪地于韓）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于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

秦故有以下直指亡韓之後必首伐魏

魏危者一

魏危者二

魏危者三

再說縱憎韓決不可不忠秦

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敢攻衛與齊矣。衛齊在三晉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垝當作延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竟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魏之附庸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欲而取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水。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

異日以下論韓未亡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

論至此非深識范睢情狀若不能詳悉若是其援蓋六国危亡先后形勢不爽毫釐信人傑也

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
愛南國非也秦將南國則諸侯之勢危魏不可以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乃在
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絳安邑時有河山以闌之有
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秦伐林鄉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
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
河外河內六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
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
山河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兆此矣異

又以異日若提起上段言魏与秦隔遠尚被侵况無韓以為之蔽乎此段言韓知亡尚不肯親秦况魏可親秦乎

信陵君說魏無親秦且料秦必燬六國乃休可謂先見

日。若。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之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擿撓之韓知亡。猶弗聽。投質約也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魏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蚕食其地使

太史公曰說者皆咎魏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與韓國中絕信陵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征商賈）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附梁）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言不難取）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按此書真西山氏采入文章正宗且曰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如指諸掌然欲知形勢利害必先考証六國都邑方隅地壤相接之處遠近迂曲可為攻守之計者如在目前然後措置可施否則茫然莫覺終無益於成敗之數矣

秦隱詐之国無信義者也得安陵豈復以五百償之哉安陵之不与是也

观安陵君為縮高之言則亦能自守其封者

刺刼之士自潰沫以至剥軻皆不關道惟若唐雎者可也為其

唐雎不辱使命

魏策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

邀而不發專志於刺也

唐雎能挺劍枕挾叔虎狼之秦而与之争卒存安陵奇甚此其賢于荊軻遠矣

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突也）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微祲戾氣自 三子言之為吉）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

縮高明于父子之義安陵明于君臣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人諭矣（諭猶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此篇當時未必有是事當時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有唐雎也故策戰國者因此遂奮筆飾為此語玩其篇末二句可知乃其文字自是奇杰可愛

附安陵為縮高之言于後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

戰国惟此策大類左氏辭令

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之主也受詔襄王安陵趙襄子所封後附庸于魏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蓋晉之成憲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

信陵君之為人非悍而自用者聞安陵之言必釋罪也縮高以忠義不憚死以全安陵善矣然無傷其子心乎攻管之事不再具想縮高之子亦不忘死以報其父

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為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己之意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乃廣大府之

○生

招賢者三個字是此篇題目

昭王礼賢亦有激而然不得不然雖然猶愈于不能然者

百己是帝者師

什己是王者友

若己是納者臣

廝隸是亡國臣

郭隗說燕昭王

燕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後僕役詘指折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趨走後彼安息先問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使人趨事之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跔藉躍跳蹈藉叱咄則徒

千里馬之喻后人以為談柄當日見解亦高未必是代厲之流

致士先從隗始与上致士應且了招賢者之案

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事有道者)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

燕上士異隗之意者三也

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隗賢歟禮之誠是也使其未賢能無累于明哉且后隗而至者禮之能如隗乎不能如隗是廣其途而自塞之也毅之動物尚矣以虛鼓為者未有能得實應者也其固然哉

樂毅去燕說趙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

季性學曰樂毅答燕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忠讀之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必言孝讀之可想見其孝杜子美之詩岳鼎臣之文亦然
此云所學后云奉教於君子德施占地步

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逃遁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

此下敘所以事昭王之由

樂毅報燕王書歸美惠王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以勸繼志

敘己之功極力鋪張然亦見他筆力

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只描寫

又叙己之遇主

而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難奪

及至棄群臣之日等語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亦宜初死而遂

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乎元英，名燕樂 故鼎反乎磨室，宮名 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所植植秦王汶上之竹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墜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

胥之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乱昭王預順之）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即所謂棄燕之敵）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

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蘇軾曰論者以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刼代將卒走樂毅此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於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亦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内齊擊於外當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矣

不能用而使之去燕王為不肖也去燕以昭王之過閒為未厚也 俱是付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燕策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使于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

飾不肖之罪明閒失厚之非怨字是通篇大旨望有非四句是提揭通篇之意標是以求盡厚三字責之后面屢提明其失厚之過只把微出明怨一意辨難攻擊到底樂閒亦若不能逃其失厚之罪

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掩護之不虞君之明責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且閒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于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于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猶負）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

言出未盡厚
亦不滑厚点
又懁然可思

非然也即不然
一字之意

總是此一句意
反覆再三

緊括論語更巧

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内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遺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等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

燕王以不用樂
毅代入趙其
過之有不容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責
若[illegible]開發
端耳何以使明
之終不[illegible]

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猶棄）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踈遠臣可吁）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者曰余且慝心（藏不善於心）以成而過不顧先三以明而慝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

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成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方以五百金壽人而即棄閒仗之燕王喜非人矣樂閒諫不聽而去此殆智士燕王召之書辭微婉似亦可感然卑下不近人情亦五百金壽人之意也閒之終不反也宜夫

史品赤函卷之二　畢